

(六)你是如何处理周围人际关系的?

我曾央人以子敏送林海音的祝寿语刻了一方闲章：“这里拉人一把那里拉人一把，这里放人一马那里放人一马。”没能力做伟大诗人，愿做伟大朋友。

(七)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?

离群索居，古卷青灯，自己恐怕没有那份耐力。倒不如结一间茅庐，邀一群曲友，沏一壶苦茶，渔樵闲话。日升月恒，帝力于我何有哉？

(八)你最喜欢的座右铭是什么？

宋朝杨万里诗：“万山不许一溪奔，拦得溪水日夜喧；到得前头山脚尽，堂堂溪水出前村！”

(九)可否请你对想成名的人说几句话？

世人爱名位是因为名后头有利，位后头也有利，但利是无尽的，佛已入龛，就接受香火，时间久了，脸就黑了。

(十)你喜欢和什么样的异性相处？

我羡慕张继高“交禁人，游禁地，不食禁果”的洒脱，也佩服杨子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、立情四不朽”的执著。坐六望七之年，我的故事早已完成。

作者简介：

痖弦，原名王庆麟，台湾著名诗人。1932年生于河南省南阳县，1949年8月去台。台湾《联合报》副刊主编。主要著作有《痖弦诗抄》、《深渊》、《盐》等诗集。

编辑：刘新贵

戏想（三题）

王晓娥

琴师

以前的京剧，伴奏的人坐在舞台的一侧，在出入口还有身穿长衫的人，给下场的演员挑个帘儿，上场搬个道具什么的，叫捡场的。观众看着，也并不觉得多余。随着京剧的改革，没有了捡场人，乐队伴奏也到了幕后。

京剧的伴奏有京胡、大阮等，京二胡还是后来梅兰芳加进去的，高亢激越，悠扬悦耳，也成为京剧的主要伴奏。

一出好戏往往是演员与琴师的密切配合，好的琴师是不看谱子的，他的谱子都记在心里，他拉曲子时总会给自己留有余地，叫自己给自己留活路，而且他会唱，知道路数，叫“死曲活唱”，哪儿该起，哪儿该停，柔缓徐急，收放自如，会随着剧情的变化而起承转合，如波行浪谷。有的甚至能在演员忘词时适时地连缀上一段，以掩瑕疵而不露半点痕迹。这人的技艺已如化境，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

大凡名角都有自己得意的

琴师，要机缘凑巧，二人要彼此钦慕，又知情知性的。梅兰芳的琴师大段时间是徐兰沅，梅兰芳访美时都带了他去，二人合作时间又长，默契无隙，也是梨园中的一段佳话。后来徐先生去了，就由姜凤山操琴，姜老如今给青年人说起戏来，对梅派也是深存真知灼见。

有时戏刚开始，在演员未出场之前，琴师的一大段过门常常能赢得观众的“碰头彩”，这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。

风水轮转，这些年随着国剧的重新升温，如今的舞台上活跃着许多的年轻人，特别是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子，比如开过专场演奏会的王彩云，比如女子十二乐坊，长长的唐装拖曳着，在纤纤玉手间流淌出《夜深沉》、《小开门》，不仅把个京胡演绎得如行云流水，还有暗香浮动。

原来京胡也可以这样华丽。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它伴着一袭蓝布长衫的人，琴筒下垫一方素帕，素朴得有点寂寥，但等幕布开启，真正就该它上场了。

传薪人

京剧的四大名旦梅、程、尚、荀现在我们已无缘得见，只能从一些资料上依稀瞥见他们的卓越风姿。

票友中流传一句话：梅兰芳的样，程砚秋的唱，荀慧生的浪，尚小云的棒。这是说四个流派各有千秋。梅派的戏如《贵妃醉酒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洛神》等，一般都是歌舞并重，因此比较难学，在四大名旦中独领风骚。我只看过梅兰芳的《洛神》，虽是他的晚年之作，却也是仪态万方。程派以悲戏、哭戏为多，委婉细腻，代表作有《荒山泪》、《春闺梦》等，与梅派相比，程派以唱工见长，这几年学程派的大有盛于梅派之势。当然各流派均有自己的所长，演员也是根据自己的特点，而选择传承。

京剧研究生班的开办可说是前无古人的，已经有了三四期学员。全国各大京剧院的尖子汇集在此，各个行当、各个流派的影响、融合，加之艺术理论的指导，使这些有为的年轻人渐渐显山露水了。

于魁智理着三缕长髯，斯文得如同伍子胥转世。

大花脸杨赤铿锵然声如洪钟，余音绕梁，唱着《二进宫》走来了。

端庄的李胜素，华装盛服，轻移莲步，那气度只能用雍容华贵来表达！程派弟子张火丁的《锁麟囊》，曼腰低回，如弱柳扶风，清气逼人。

还有刘桂娟、袁慧琴、郑子如……

这些人把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给了京剧舞台，面对外面世界的诱惑，他们还在坚守着。排练，演出，演出，排练，日子被这些事塞得满满的，有那么多的资料要看，有那么多好的老师调教，他们觉得应该坚守，因为他们把自己作为“传薪”的人，要不断地往前走。

因为热爱，才会执著。

有些美的东西滋养着，慢慢的，相信他们会走出自己的路来。

画家与戏

也许缘于都是艺术的缘故吧，画家中有许多爱戏的，像专门画戏的关良、马得等，其他倾心于戏的画家也为数不少。

京剧里的某些东西与绘画有着某种联系，如人物间的关系、黑白、色彩等。李苦禅说学戏是赵子龙的七进七出，学画也是如此。他能把戏里的一些道理放进画里去，他画的鹰你细细品来，就跟武生演员的亮相似的，精神！李苦禅爱戏，单在画桌前立着刀枪把子，已是罕见，何况还天天练功呢。抗战期间，他在杭州艺专任教时，还曾以教授之躯上台表演节目，结果学生把掌心都拍红了。他的老师齐白石也是戏迷，有时寂寞了，就叫苦禅去唱一段。李苦禅与盖叫天、赵燕侠，都有很深的友谊。

关良，早年留学法国，修的是油画，他是最早涉猎用中国笔墨表现戏曲人物的，也是表现戏曲人物最有韵味的，可说是融贯中西的大家。武松的勇武、杨贵妃的幽怨无奈、阎婆惜的骄横，全无工计，幽默天真。乍看朴拙，细看却是无处不在的准确。一次李苦禅带着学生去看关良的画展，有学生问道：“关先生为什么不把人物比例画得准确些呢？”苦禅曰：“良公这叫得意忘形。”回答得多妙！苦老所说的这个“意”，其实不就是画家们终生所追求的“似与不似之间”吗？

马得的戏曲人物，草草数笔，切中肯綮，只在紧要处点染几点赭红，旁落是自己对戏中人物的一得之见，嘻笑嗔怒，称为“戏话”。

韩羽的戏画，更重落墨渲染，造型更加夸张疏放，他的笔似随意地在线与墨的世界里游走，有时意到酣浓处，朱红绿玉含混得一塌糊涂，但能让你感觉到那是一个飞扬跋扈的大花脸。

记得苏轼曰：奇茶妙墨俱佳。是啊，听戏时，最好先泡上一壶茶，茶具须是青花瓷的，水汽氤氲中人物纷纷上场。还要感谢那些画戏的人，给了我们另一个有意味的戏曲世界。这样的日子因为茶，因为戏的浸染成了享受，而这样的日子也变得明媚起来。

作者简介：

王晓娥，女，作品散见于《山东文学》、《时代文学》、《青海湖》、《读者》（原创版）、《中国文化报》等80余家报刊，山东省美协会员，美术作品多次获奖，现任即墨市文化馆副馆长。

编辑：刘新贵